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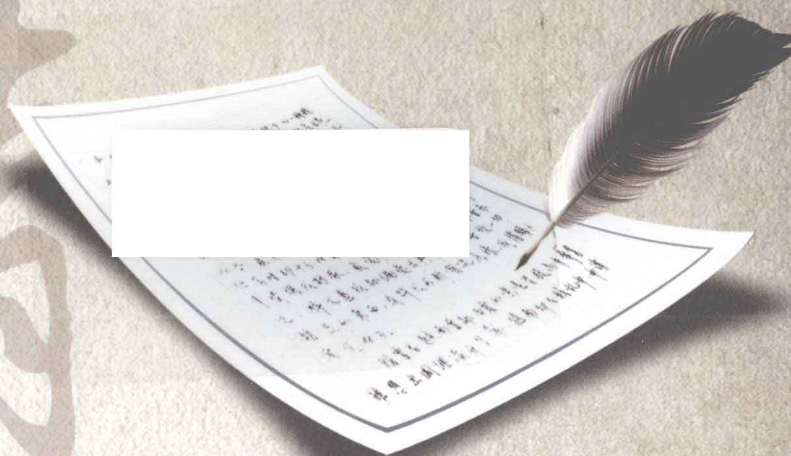
至性情书

一个少年性学家写给爱人的信

吴敏伦◎著

叶长秀

方世豪◎编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至性情书

一个少年性学家写给爱人的信

吴敏伦◎著

叶长秀

方世豪◎编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旷 昕 谭祎波

装帧设计：周 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性情书：一个少年性学家写给爱人的信/吴敏伦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9

ISBN 978-7-80709-412-8

I. ①至… II. ①吴…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401 号

至性情书

一个少年性学家写给爱人的信

吴敏伦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市汇亿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字数：276 千字 印张：11.5

ISBN 978-7-80709-412-8 定价：38.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阮芳赋序

好友吴敏伦，香港大学教授，知名精神医学家，曾任玛丽医院精神医学系主任。他也是国际著名的性学家，于1979年创办玛丽医院“性诊所”，是华人小区成立的第一个性门诊；他发起和组织了香港性教育促进会（现名为香港性教育会）及亚洲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并任首届会长；1999年主持在香港召开的第14届世界性学大会，在该次大会通过了意义重大的“世界性学会性权宣言”，成为在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华人性学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WHO）性学顾问；2003年荣获“世界性学会金牌奖”；现任世界性学会亚洲部主任，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会长，香港大学家庭研究院荣誉教授兼副总监。吴教授研究甚广，著作等身，包括中文书《性论》、《性禁忌》等22本，英文书7本，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吴教授也是香港社会名人，经常就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与性有关的问题，发表独立见解，曾任香港政府教育署、卫生署、高等法院等不同部门的顾问，“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和谐之家”等多个香港社会服务团体的顾问以及“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荣誉顾问。

在这些显要的学术和社会贡献之外，吴教授和徐梅女士的罕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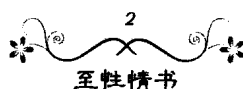


异国至性至爱的深情而幸福的生活，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香港社会佳话。每年的情人节都有报纸和杂志，采写他们奇特曲折、感人至深的爱情经历。

当然，这样完美的爱情与婚姻，决不会是单有任何一方的优秀所能造就的。再说徐梅女士，本是在战火中生长的越南少女，很有文学和艺术的才能和丰富的文化素养，并且有着非常善良、真诚、足以成为“贤妻良母”和“益友”的种种品德，同时，她又是非常难得的率真和开放。正因为这样优秀的“内在美”，使一表人才还是医学生的吴和她仅仅在通信中就相识相爱，在他们已经热恋着的开始阶段，不仅未曾见过面，连相片也未曾交换过。光是这一点，就很稀罕，很奇特，很让人钦佩！当然，后来他们历尽艰辛，在重重战火中的越南见面，才发现原来对方实在是不折不扣的美男美女！这对都很爱好音乐的佳偶，终于能携手并肩在一起创作和演出他们精彩的人生交响乐！

1993年，笔者首次和吴教授夫妇相聚，就被他们奇妙而又对性学的发展极有正面贡献的恋爱、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所深深感动，就极力建议将他们的这一切写出来，以书的方式使青年一代以至整个社会能从中受益。将近20年过去，这一个愿望，终于局部实现（“情书”只是到结婚为止，希望还要继续集）。读者有幸读到吴教授和徐梅女士从征婚到结婚的异国真爱的整个过程，有幸看到那些珍贵的情书手迹，还可以看到已经成为世界级性学大师的敏伦教授和本书编者叶长秀的对谈，展现他现在对于恋爱与婚姻的种种精彩分析与评价。

这样丰富多彩、真切动人的内容，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这短短的序



言中做具体的表达，最好就此打住，请读者们亲自去欣赏和领会这一
稀世难见、曲折感人、真情真爱、图文并茂的名人真事吧！

阮芳赋——

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IASHS）教授

“美国临床性学家院”奠基院士（FAACS）

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顾问

中国性学会顾问

中国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中国台湾性学会顾问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WACS）名誉会长兼监事长

柏林《Archive for Sexology》（世界最大的性学网站

www2.hu-berlin.de/sexology主办）学术顾问

陶林夫妇序

挚爱无垠

获悉吴敏伦夫妇即将出版他们珍藏数十年的情书，并邀我和妻子为之作序，这使我们在万分期待的同时又感到受宠若惊。多年的往来相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从专业同行发展成为知心朋友和爱情偶像。他们才华横溢、博学多识、勤奋简朴、慷慨真诚、深情厚爱，他们的身上永远闪耀着朴实无华的光芒，常常让我们受到激励、感动和温暖，致使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时刻以他们为榜样，敬业爱家，襟怀坦荡。盛情难却，在此我们正好借机回顾一下身受其影响而获益匪浅的真实感受，以此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意和诚挚感谢。

性学领袖

我不愿意使用“性学大师”这个头衔置于吴敏伦教授的头上，因为“大师”一词仍然无法体现出吴教授在性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冠以“领袖”的人物寥寥无几，因为顾名思义，领袖是带领大众前进的人，即先锋。无论从理论贡献还是实践作用，吴敏伦教授作为香港性学界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从事性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79年，如果

从确立婚恋观念算起应该更早，一封异国情书奠定了性学家的求索之途。他首先倡导建立了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并担任首届会长，率先号召成立亚洲性学联合会并任首届主席，他是世界性学会的委员和顾问，他完全靠个人的力量承办了1999年世界性学大会，任大会执行主席，副主席则是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和其它几位世界知名性学家。吴敏伦教授积极参与筹备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并被一致推荐为会长。在医学专业领域里，吴敏伦教授是香港顶级的精神病学家，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赫赫有名的性与婚姻治疗师；在社会学方面，他是性教育与婚恋专家，是媒体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从严谨的学术论文、专业著作到科普书籍以及报刊文章和专栏，他至今著述丰硕。他一直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和大众的切身需求而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并曾多次获得世界奖项。他非常关注和支持国内的性教育事业，最早与中国性学会合作，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从刘达临教授进行两万例中国人性行为调查开始，他一直担任该项研究的顾问；在历届广州和深圳举办的性文化节中担任嘉宾或做学术演讲；他亲自倡导和举办香港性文化节，为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关于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和知识而倾其全部心血和力量。

君子之交

三人行必有吾师。吴敏伦教授自身特有一种谦谦君子之气质，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至极，其亲和力吸引朋友无数。我在幼年时常听母亲说：“君子之交谈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长大后我一度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善社会交往的托词。与吴敏伦教授的交往，让我深切体验到这种君子之交的内涵。我与吴教授都是精神科医生，都从事性治

疗和性教育，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他第一次在香港大学约见我，在学生食堂请我喝了一杯可乐，我们聊得非常投机，那是我第一次领略香港人待客的简约方式，交往增多之后，我对香港人的时间观念和办事效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赞佩。1996年，我们邀请吴教授到深圳市康宁医院做性学演讲。他当时的香港普通话真叫一绝，广东人听不太懂，内地人也听不懂，有人说他应该讲英语，有人说应该讲广东话，结果是英语、广东话和普通话都用上了。这就是香港和深圳最初的性学交流。现在吴敏伦教授的普通话堪称跨越式进步，大多数内地学者都能听懂，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和自如。每当我参加学术年会或工作坊，看到有专门的翻译将广东话译成普通话，我就会想起当年吴教授面临的语言障碍和敢于面对挑战的勇气。我也曾应邀到香港大学为学生做过性教育演讲，我的普通话尽管还够标准，但仍有一部分学生听不懂，我回来后暗自努力练习英语口语并学习听说广东话。正是因为彼此这样勇于面对窘境和困难，才不断地促进了香港和内地之间更多的性文化交流和进步。

吴敏伦教授不仅学术专业精湛，德高望重，而且艺术才华横溢。他唱的英文歌曲娴熟纯正，深情感人；他拉小提琴动作优美，曲调悠婉动人，有如白居易所言：“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余音绕梁，乐如其人，令人难忘。

知性女人

吴教授的太太徐梅女士是有口皆碑的贤妻良母，我们在还没有认识她之前就经常耳闻其相夫教子、乐于助人的美德。第一次见到徐梅女士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我是前来参加1999年第十四届世界性

学大会的内地代表。当时吴教授负责举办这次盛会，会务准备和程序安排、接待与会人员及学术研讨等众多事务非常繁杂，他还要顶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当时开会主要靠赞助商赞助，时值遭遇金融危机，香港的楼市大跌，很多企业纷纷退出了赞助活动。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世界性学大会，这在华人世界是第一次，而费用也是昂贵得惊人。艰难关头，徐梅女士毅然决定由自己来填补亏空，预计补贴100万港币以保证盛会顺利进行。有了这种精神鼓励和财力支持，吴敏伦教授如释重负，各种活动按时准备就绪，大会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人数超过了预期。如此大型的国际会议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能够举办成功真可谓是一个奇迹。这次世界性学大会发表了划时代的性权利宣言，该宣言对整个世界性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敏伦这个名字也被永远载入了世界性学史册。当然，成功和辉煌的背后不能忽视的是贤内助支持的力量。徐梅女士端庄稳重，为人大方，和蔼可亲，特别是对我们内地朋友格外关照。与她交谈会在不经意间感受到她的关心和善解人意，她总是面带微笑，轻声细语，永远像个姐姐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轻松和开心。

徐梅女士也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文化素养底蕴丰厚。她演奏的钢琴曲时而气势恢弘，时而行云流水，只是她从不公开演奏，仅为悦己者奏，恰如女为悦己者容。徐梅女士还是具有专业水平的油画大师，但她从未将自己当成大师，如同弹钢琴一样，只是作为自己的爱好之一。一次吴教授工作的香港大学精神病学系从美国聘来一位华裔精神病学教授。他对于绘画艺术有很高的造诣，当他看到系办公室里挂着的一些油画时，马上意识这些不是普通的装饰性油画。得知这是吴教授太太的作品，他坚持要拜访吴太太。看过更多的作品之后，他

更是赞不绝口，鼓动吴敏伦教授为吴太太做一次画展，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到如此细腻精美的佳作。吴了解妻子的性格，知道有一定的难度，但在好友相劝之下也动了心。他们暗地精心策划，从各地收集了一部分吴太太送给朋友的油画。当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他们向吴太太摊牌了，结果遭到了拒绝，吴太太不想举办画展，她需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和自足的快乐。后来借口他们的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举办一次画展作为纪念活动将更有意义！在众多的亲朋好友游说之下，吴太太只好让步了，但她坚持仅此一次，而且将把一些展品义卖，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性教育基金。我和妻子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纪念性的画展，很多社会名流也前来参观，画展义卖共得60多万港元，全部捐出。这次画展让我们对油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赏析能力，是我们一生中经久难忘的重大事件。

我家主卧房的床头上方挂有一幅徐梅女士临摹的油画，一对少男少女在荡着秋千，透过薄薄的轻纱可以清晰地看到少女那娇嫩白皙的肌肤，真实可触，宛若天仙。她画的山水润物有声，景色宜人；小动物们栩栩如生，皮毛细腻柔软。油画的魅力在她的笔下得到了最佳的彰显和诠释，给人以心醉神怡的视觉享受。

徐梅女士的一言一行，一曲一绘，犹如她的名字那样梅花傲雪、徐徐盛开，其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之美，正呼应了宋代诗人林逋的千古绝唱：“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美满之家

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育有一儿一女。兄妹二人事业有成，一家和睦，这都离不开吴敏伦夫妇的言传身教。虽然徐梅女士不是性学研究者，但她却完全理解和支持吴敏伦教授的性学理论。他们是现代的爱情典范，他们的恋爱史犹如爱情奇遇记，他们的情书温情脉脉，沁人肺腑，他们美满的爱情历久弥新，达到了至高的境界，令人称道不已。他们的爱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享受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和谐程度就如琴瑟，怡然自得。生活中他们相濡以沫，事业上可谓知己。吴教授喜欢拍照，但所有的照片中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他的太太徐梅女士。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中西合璧，既传统又现代，处处散发出浪漫的气息。他们的家庭分工特色鲜明，吴教授勤于治学，徐梅女士善于持家，家庭氛围温暖而丰富多彩。

每每想起与吴敏伦教授夫妇的交往，内心总有说不尽的丰富感受。这种交情既似于普通友情，又远胜于君子之谊，一切感激和爱戴尽在不言之中。

仅此略表敬意，不足为序。

何越美

陶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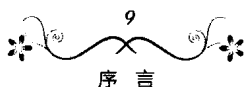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

深圳市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性学会会长

2011年2月于深圳



霍启昌序

有幸与吴敏伦教授相识已三十多年，在香港大学共事的二十多年间，他在本行专业上是我的良师益友。敏伦兄要我为他的伟大爱情史著作写序，相信是因为我们夫妻也对异国情鸳，而且太太亦是来自越南。所以，我可算是个过来人，对他在恋爱期间能够克服一切文化、社会、民族、政治的障碍及各种难为人道的困境而能与太太成为令人羡慕的终身眷属，会较一般人能真正深深体会。

我想引证吴教授的一句话，就是真正有情人是可以成为终身眷属的，只要肯想尽办法去维持“美好的爱情”到“白发齐眉”。不过，怎样才算想尽办法呢？很简单，拿起这本书，三番四次地翻阅吧。

霍启昌

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副院长

自序

在我退休之前数年，已有很多人因为觉得我的工作特别，建议我写自传，但我至今已退休数年，仍未动笔，一来当然是懒，二来我亦的确觉得我的工作，包括其中所遇到的困难、波折，如何被人误解、攻击，社会对性的顽固、愚昧、趣事等，比做其它学问，都没有什么更特殊的教育或娱乐意义。世上任何学问要进步，都要有、亦必定有人带头去探索，做冒险家，走那大多数人不敢走的路，你有胆去走，有时还鼓励别人跟着走，大多数人当然要取笑、挑战、攻击你，否则又怎能为他们的胆怯、愚昧和固执来辩解？历史上被冤屈的伟大精神“冒险家”多不胜数，从孔子到苏格拉底、到哥白尼、达尔文、马奈……等等，我的工作与他们的相比，在规模与难度上都望尘莫及，其中所谓困难波折，何足道哉？要学习，何不学习他们？说到底，如果我的自传真有人看，无非还是那个“性”字——凡事与性有关便有吸引力而已，我可不愿意做个卖性的人。

另外一批建议我写自传者，重点在我的爱情生活。他们知道我与梅有一段很特别的恋爱过程，婚后亦美满得比童话更甚，希望我能写爱情自传，让人领略怎样才可以得到美好的爱情。现世大多数人的爱情婚姻都不如意，家庭惨剧无日无之，如果真能帮人懂得弄好些，

确很值得，也是我一直努力于性教育的一个原因。不过，从我与朋友谈情史和与学生谈爱情理论的经验所得，这些事并非容易领略，人人听后，都会从其个人主观角度去诠释反应，效果有好有坏，而以坏的居多。谈情史，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你无非在夸张粉饰、自吹自擂，更甚还会回敬些负面“分析”，如“你这样爱她无非是你在香港没有人爱”、“她这样死心塌地无非是她走投无路”之类。要这类人相信明白，只有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中至少一年半载，就如我们要好的亲朋或家中的佣人才可，但我们又何来这么多私人空间去给人占据？至于那些比较容易相信我们情史的人，又有另外一种常见的反效果，就是他们夫妇或恋人回家之后，可以立刻吵闹起来：“看，人家对老婆多好，嫁了你真是前世……”，“你又不问一下自己，你有人家老婆的一半好吗？”，如此你来我往，不闹至动粗已属万幸。所以我慢慢学乖了，在未确定在座亲朋的夫妻关系都良好之前，不谈我们的情史，但正如前述，又有多少夫妻关系是良好的？若然良好，又不必向我的情史学习了。

在这两种自传我也觉得不能做的情况下，去年（2010）农历新年，一群香港性教育会的多年同事来我家拜年，闲谈起来，从年初一是情人节，谈到我的情史，由于在座都属深交，没有反效果的顾忌，我与大家越谈越兴奋，拿出了我与梅恋爱时的情书来公诸同好，一同陶醉一番，长秀忽发奇想，这些情书或文字既然横跨我们夫妇从初相识至婚后的心路历程，何不就将之原原本本地辑录起来，作为一本书的骨干，是自传也好，纪录也好，只把事实摆在眼前，让人自由诠释、吸收和评价。认为内容矫情虚伪不值一看者可以把书丢进垃圾桶，怕看后会吵架的恋人或夫妇可以避之则吉，但总还是有机会触动

到某些读者，本着自己的条件、能力、环境等，各取所需，对爱情作些新思考，在如何增进爱情生活这问题上得到一点启发或作多点努力。所以，我同意了。何况这“情书集”在我个人而言，当然更有意义，它将是与梅结婚快四十年而仍然爱得一日浓过一日的见证和纪念。

情书虽然尽量原文照登，但篇幅所限，还是有很多删略，而且毕竟是情书，大文豪的情书也难免有近乎不雅淫亵的内容，为免“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这些部分当然也要略去。此外，读者还须注意的，是其中有关各种学问的讨论，无非是两个求学青年的随意闲聊，幼稚错误难免，不必当真，那便是了。

感谢豪与长秀编辑为撰写此情书集的努力。

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但愿天下眷属皆是有情人！

吴敏伦

2011年8月

编者序

我在中文系毕业，但不是专业编辑，我的真正专业是社工，从事过对妇女、青少年、家庭及婚姻等工作，当中以家庭暴力及性教育为我最大兴趣。只因我在年轻时做过义务编辑，才胆敢接受是次挑战，为吴敏伦编这本书。

对于吴敏伦，我起初的印象是不好的。记得当我还在念社工的时候，很受女性主义熏陶，对妇女性权益及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很关心。那时候吴正与妇女团体笔战，他出位的言论——“反对选美即反对性”及“倡议二奶合法化”大行其道，在情理上，令作为女性的我很反感。但是，从他们笔战内的双方观点，我开始留意吴的著作，反思他的言论，觉得他思路紧密、行文流畅，情理兼备，敢怒斥一般人的虚伪，肯为弱势及少数人发声，而且谈起性来毫不猥琐，令我更深入了解到很多有关性的议题，包括多元婚姻制度等，使我越来越佩服他。

1995年，我在艾滋病基金会工作，因工作的关系，需要找吴做个有关安全性行为的讲座，当时找人讲性议题是很艰难的，相关的学者不是很忙，就是不回复。吴却接受我的诚意，爽快答应了我，肯仗义相助，从此，就改变了我对他的负面印象。加上，我在和谐之家工